

阡陌的抵达

□ 禾源

走进田野阡陌，常想起要抵达的方向，它可以走向一条水圳边，可以走向山沿，可以走向大路边，可以走向村庄。无数次走过，从未想过这网状的阡陌路径，能网住什么，今天走在福安楼下村的阡陌上突然琢磨着这个问题，感觉真正能网住村庄岁月的就是这阡陌织下的大网。



俯瞰楼下村 柳明格 摄

开矿而留守；或许是厌恶朝官场险恶弃官而走；或许还有许多或许。当然各个姓氏的家谱一定会有记载。我没去读一行行书写的家谱，只读一条条阡陌。于是，在我的想象中，各个姓氏的先人是顶阳光、披月色，或是逆流溯源，或是顺流而下，抵达到这，共同栖息在这块土地上。他们伐木建舍，开荒种地，引水浇田，一条条阡陌显现出来，织出一张能网罗村庄岁月的大网。时间一年年叠加阡陌之网就越织越大，网中楼下村的村弄也就不断拉长，屋舍年年增多，一家一户灶头燃起的炊烟，代代繁衍，村庄就在网中央。如今楼下村拥有了500多户，2000多人。袅袅炊烟把一个村的烟火味升腾到历史长空。

二

纵横交错的阡陌，在土地上划下田园的界限，这些界限不仅围住了水，困住了庄稼，划清一家一户经营权限，也牢牢地困住了修筑阡陌者。他们日日在张大网中刨食，抬头看天，想的是风调雨顺，双脚扎地，弯下腰便是对庄稼的朝圣，希望它长得好，多结果实，好养育妻儿老小，再生育子子孙孙，好把这张网铺得更大。

地慈不欺人，地爱勤耕者。他们从阡陌中挑回一担担粮食，仓廪丰盈了，渐渐过上殷实乃至富足的生活，深埋心中的一些想法就会在闲暇时的一杯茶汤中沉浮，在晚餐的一壶酒中散发。看着迁徙出发的故乡方向，对着星空自语：我要衣锦还乡，我要扎根这里开枝散叶，我要让子孙再登科举榜单，或者说终于圆了我归田园居的梦想。这些话语一代接着一代说，阡陌间的脚印一代代重叠，肇基先祖的脚印成了根，深深扎进这方水土，曾经的故乡成了一轮明月。时光前行，瓜瓞延绵，就在这满地月华中，迁徙而来有位后人，大声喊出：这里就是故乡，这里就是我的中心，所有的梦想就要从这里起步。

阡陌守住的是一年四季的辛勤劳作的家风，可不能忘记先贤苦读之本。仓廪足了，要高筑墙，建大宅院再守住读书之本分。一个美好的愿景在时间的陪伴中，不断往返阡陌与村弄间，到清嘉庆年间刘氏先祖刘向荣建造了村里第一座大宅“垟中厝”，这个愿望终于从阡陌间抵达大宅院。

一座大宅院的落成，不仅吸引了村里许多目光，就是日光月华也格外地流连，高高马头墙昂首呼云，那云仿佛就停在上空，片片黑瓦何止是遮风挡雨，吸纳的日光会温暖到心田，若是皓月当空，月华从

天井倾泻而入，曾经故乡的明月就在天井上方，大宅院便有人吟咏出唐诗宋词。虽说不是大声唱咏，可飘出天井的诗句悄然被村里许多读过诗书的人拾起。先是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接着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，一首，两首，三首，撩拨起一度沉寂诗情，触动一个村的诗心，渐渐有人应和着“今天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”。来来往往，诗与明月在楼下村的上空浮现出行走诗心的阡陌，耕不可忘读的训诫又在心中回响。有了诗意生活意境，即便是是一场雨，从大宅院檐下落入天井的水声也是溢美的赞颂，村里人的梦境就常在这家宅院门前徘徊。

我也要建大宅院，四扇三落大厝不够大，要建六扇、八扇大宅，前后左右皆有天井，引更多清风明月，辟书舍学堂，让书声应和天籁。就这样从清嘉庆十三年到咸丰三年的四十五年间，楼下村陆续建起三十多栋大厝。一座座大厝飞檐翘角，巍峨的门楼镶上应心的题额：“垂熙累洽”“保合太和”“美为仁里”“紫气融春”“德溢人和”“瑞气云集”“春风和煦”……昭示着从阡陌抵达村庄和谐仁里的文化底色。

登堂为尊，入室则亲，建大宅既要立尊立训，又要温馨亲人。亦如阡陌既能规范界限之约，又能守护田园种植。他们像耕耘阡陌间的田园一样，精心耕耘着传家文脉，以耕为本读为养，家风视作基因，居家大宅院既能安身立命，亦能耕读传家。他们又深悟言传身教之余还得有浓郁文化熏陶，于是每座古民居的窗雕艺术尤为精湛，一扇窗雕一个故事，一座院落一部书。有“书生苦读”“樵夫采薪”“渔翁钓鱼”“狄青比武”等，让这些故事陪伴后人长大；他们又借助各种艺术形态把“敏事、慎言、居仁、由义”“克勤、克俭”等处世格言，镌刻其中，为后人明理处世指导方向。居者接受也罢，不接受也罢，但这个文化的润泽一直氤氲在大宅院，一家大宅院的正厅陈列的那幅《兰亭序》内容书写的祝寿大屏风，就是这文化熏陶下立起的一面旗。我反复地品读，不仅仅是欣赏屏风的精致，更在乎这家文化滋润根脉的延伸，在乎那阡陌间抵达的耕读传家的雅格。

三

晒在大宅院日光月色一日日增添，家中炊头烟火一代代熏染，岁月的成色内敛而深沉，凝视中便觉深邃无比，看着那立柱的柱础，梁下的拱托，顺着锥凿刀刻的纹路，思绪便滑入时间的深潭，沉浸其中，游来晃去便忘却了年



楼下古民居 阮清华 摄

代，走到大宅院外，好一阵才回到了当下。到村外见田野上空的鹞鹰飞翔，我知道它为觅食而飞，这张阡陌大网中一定有过它得手的记忆，或是一只鸭，或是一只田鼠，记忆便是它一次次光临的向导。从鹰的记忆中，我又想起阡陌，阡陌是不是也有记忆？有！它的记忆存储在季节里，每一个季节的更替，阡陌都记忆犹新，一年年看似重复，实则是阡陌记忆的再现，新春草尖的露珠闪烁的是记忆光芒，播种、追肥、夏耘、秋收，忙忙碌碌的脚步是记忆延续。

阡陌的记忆还寄生在楼下村人们记忆里。广化禅寺那24根方形花岗岩石柱，如何抬到这里，多少的双脚印踩过阡陌？又如何将石柱与木梁巧妙对接，一同托起飞檐翘角的大殿？大殿四周的窗梁板墙，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，以及那高托正中的六角藻井的描龙画凤，又倾注了多少个日子来打磨？又有多少的师傅走过阡陌？这些记忆都栖息在寺院中，相传在每天的晨钟暮鼓声中，相传在那眼被唤作“聪明泉”叮叮咚咚的流泉中。

寺院善广福厚，连接寺院的阡陌把记忆留给络绎不绝的八方香客。1931年还借助革命星火的照亮，让那段记忆从阡陌走向史籍，与革命前辈邓子恢、马立峰、詹如柏、叶飞、曾志等，与狮峰寺联在一起写进历史，狮峰寺作为“闽东红带会总会”指挥部，建立革命武装。一担担粮食不断从阡陌间挑向这里，纤弱的阡陌走出强劲的革命力量。这些记忆的写书，落款的启始章就是行走阡陌脚印，留白处的闲章也是那些脚印。

阡陌有记忆，记在它织下大网网住的时间里、风物中，记在楼下村的文脉里，还记在生存耕耘在这里人们信念里，记在他们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里。

在拜别之际，阡陌与水圳相连处的几丝芦花，不停地摆动，一种来自阡陌话别的温馨袭上心头，一番别样的叮嘱在耳边萦绕，“你要记得明年再来，这里的巨峰葡萄园、百香果园、园艺花卉园等着你，这里‘五云书屋’‘乡村私塾’‘摄影沙龙’等着你，还有许多研学的师生等着你”。我点了点头，是应许，又是赞许，阡陌抵达的不仅只是空间，还有时间，还有信念与精神。



楼下村一隅 林森 摄